原上草

克　冰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上草 / 克冰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201-10237-5

Ⅰ. ①原… Ⅱ. ①克…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0085 号

原上草

YUAN SHANG CAO

克 冰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玮丽斯
特约编辑　周　燕
装帧设计　雪　涵

制版印刷　呼和浩特市铭泰精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目录

CONTENTS

序 …… 郭剑敏 1

故园风片

红薯物语 …… 3
车的故事 …… 6
土豆泪 …… 10
帽子 …… 15
年味儿 …… 20
檀板敲碎故乡月 …… 26
五姑 …… 32
旺嫂 …… 37
老妈 …… 43
塞北的雪 …… 48
商都旧事 …… 52
初为人师 …… 58
还乡偶记 …… 64

杏坛雨丝

我和我的老师 …… 71
我们的申老师 …… 77
永远的老师 …… 81
纸片 …… 87
徐越化先生小记 …… 90
我们那时很勤奋 …… 94
在川大的日子 …… 98
六十岁的感动 …… 103
“主任” …… 107
病榻上的意识流 …… 112
追念鑫海 …… 118

路畔霞彩

第一次进北京 …… 127
不能忘却的记念 …… 133
刘胡兰传说 …… 136
大寨见到陈永贵 …… 139
记忆准格尔 …… 143
草原狂欢节 …… 148
大海啊大海 …… 154
即从巴峡穿巫峡 …… 159

威海行 …… 166
重访清水河 …… 173
校园桃花 …… 179
门前的路 …… 182
凄凉的开放 …… 184
盛乐校园游 …… 186
周日满都海 …… 192
《阿尔斯楞的眼睛》前前后后 …… 198

后记 …… 20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序

□ 郭剑敏

面前一部书稿,题名《原上草》,是克冰先生的一部散文集。克冰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

克冰老师喜静。身居都市,远离喧嚣,常一个人安静地“宅”在家中,书房便是天地。正是在这小小的“天地”之中,诠释着一位学人人生的丰富:系列长篇小说《青青子衿》,诗集《玫瑰与锁链》,诗文集《阿尔色楞的眼睛——闲情集》,文艺思想随笔《倾听自我》,译著《莱蒙托夫》《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学术专著《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欧美文学论稿》等,一部部著作就是在这安静的时光中源源涌出。不负岁月,方得从容,静在这里是一种沉淀,沉淀着的是一位学者、一位诗人、一位生活的歌者对事业与人生的执著与珍藏。

克冰老师是一位慈父式的老师。面对学生,克冰老师总是轻声慢语,谈学术,问寒暖,雨润心田的不只是知识、

思想,还有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情感;面对克冰老师,一个生性胆怯的学生也会渐渐地打开话题,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感想与见闻,因为他总是用那样鼓励与微笑的目光注视着你,而这样的目光会伴随着你与他结识后所有的成长时光。无论沧桑、无论辉煌,对面时,依然是那样微笑着的关切的目光。

克冰老师的生活素而简。饮食衣着,素朴简单;家具陈设,实用为止。简单得几近苦修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生活体悟的单一,正如觥筹交错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人生的色彩斑斓。越是至简的人生,才越能品味到那些人生细节的千滋百味。对于一个真正的生活的思索者与书写者,简单不是去除,而是为了更为丰富的收获。《原上草》正是这样的一部书,它是作者真挚于生活的见证,是于岁月的流淌中体悟人生真味的记录。

《原上草》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故园风片”,讲述的是对家乡、故人以及年少时光的记忆。时代、环境不同,记忆各有所属,这里所述,是北国乡村小镇的记忆,是与六七十年代的岁月有关的记忆,是交织着饥饿与真情、辛酸与动荡、梦想与感恩的记忆。光阴流变,往昔成为回不去的时光,曾经的生活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已陌生得如同传说。也许正因如此,这些片断的回忆,连缀而成的是对一段曾经的岁月的收藏与见证。文中所述的都是平凡人、普通事、寻常物,素朴的文字,淡然的回首,但多少刻骨铭心正蕴含在这淡淡的文字背后。《红薯物语》中,普普通通的红薯牵连着的是乡村妇女席婶的不幸、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以及文革中的大串联。《车的故事》沉淀着的是乡村人生与都市生活对照与感慨。《帽子》中那

被引申了的“帽子”的含义,记载着在阶级斗争岁月里多少人的痛触与压抑。《檀板敲碎故乡月》则是对儿时贫瘠的乡村生活中稀少而珍贵的精神生活的叙写,那清脆的檀板声里,还有着“我”对至亲的追忆。《五姑》《旺嫂》《老妈》讲的是乡亲以及她们的故事与人生,往事随风,“我”心怆然。《塞北的雪》中,歌声是优美的,雪是洁白的,但记忆中故乡的雪却是凝重的,冰晶玉洁下覆盖着的是有关“除四害”、“清阶”的荒谬而辛酸的过往。《商都旧事》《初为人师》《还乡偶记》是对记忆中那个塞外小镇的怀想,它小而简陋,却承载着“我”年少时的梦与感动。

每年春节初一的上午,克冰老师必去自己读大学时的两位老师家中拜年,王志彬先生和王志民先生。开始不知,好多次大年初一上午给克冰老师家里打电话,都不在家,常常是克冰老师的孙女艾米接起电话,话筒里传来的是可爱而清脆的童音:“出去啦。”《原上草》第二个部分是“杏坛雨丝”,讲的是师生之情,忆老师,也忆学生。文中所讲到的王志彬、温广义、申建中、徐越化,他们是克冰老师的老师;侯守智、万奇、王立夫、张靖明、乔继堂、尹鑫海,他们是克冰老师的学生。师生情谊,这是另一种师承,它在书本之外,却是知识传承中形成的别一种无形的人文情怀,也是学校之为学校最为宝贵的魂。克冰老师重情、感恩。《我和我的老师》中写当年李老师从邮局给“我”拿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情景:“那是一个傍晚,太阳的余晖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里分明闪着难以抑制的愉快的光。”克冰老师以教书为业,知识之外,还有着这些更为宝贵的情谊的传承。置身于功利主义日盛的当下,读这些文字,品其中情谊,弥足珍贵,唯有

感动。

《原上草》第三个部分是“路畔霞彩”,讲的是人生采风,旅途闻录。相较而言,克冰老师游历非广,但那每一次的旅行,观光无涉,与心有关,都成为一次次的“心之旅”。《第一次进北京》《不能忘却的记念》《刘胡兰传说》《大寨见到陈永贵》,写到北京、到延安、到山西、到大寨,这些行程,都是作者“文革”中大串联的经历。刘胡兰、陈永贵、延安、北京,都是曾经高度神圣化的存在,这便使得文中的这些叙述已不止是对过往的旅程见闻的记录,而是对自己青春时代的梳理,也是对红色年代里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反思。《记忆准格尔》《草原狂欢节》《大海啊大海》《即从巴峡穿巫峡》《威海行》《重访清水河》《校园桃花》《门前的路》《凄凉的开放》《盛乐校园游》《周日满都海》,点点滴滴,人生如旅,呈现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生活的珍藏。

这是一部静心之作。克冰老师不喜喧哗,平和、安静,静静地写作,静静地回首来时路。

2015 年 7 月于杭州

故园风片

红薯物语

“抗癌食品第一名是熟红薯,第二名是生红薯。”一位名叫林光常的台湾健康专家如是说。一时兴起了红薯热。

红薯,即甘薯,也叫地瓜、番薯,《本草纲目》说它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的功效,可使人“长寿少疾”,而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它列为十三种最佳蔬菜之一。据说红薯于明代万历年间由菲律宾传入中国。清人周亮工《闽小记》有记载:“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沙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于泉、莆,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

我的家乡不种红薯,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品尝到了红薯甘美的滋味,并且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记得村里有位席家大婶,与我家交往甚密。席婶命运多舛,第一个丈夫去世了,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也离她而去,儿媳带着孙儿另嫁他处。二儿子在傅作义部队当兵,随部队“投诚”后又被派到朝鲜打仗。大概是过多的不幸压抑着这个和善的女人柔弱的心,她总是面带忧郁,不爱说话,走路和举止都是轻轻、慢慢的,像胆怯的小猫一样。

席婶常来我家串门,有时会默不作声地从衣袋里掏出几只红薯,说是送给我吃的。她有个小叔子,即现任丈夫的弟弟,是车倌,专为商店赶大车运货,冬天从外地回来,会给她家带些红薯。

那时的冬天很冷,但农民家里并不生火炉,只用火盆:将燃到将烬未烬的柴火瓷瓷实实装满瓦盆,放在炕上取暖。每逢席婶送来红薯,外祖母就仔细地将它们埋进火盆里烘烤,我则急不可待地守在那里,两眼贪馋地盯着火盆。当外祖母把烤熟的红薯从火盆中拨出时,满屋都弥散着香气。去皮食之,其色如蜜,甘甜爽口,回味无穷。

席婶有时也带着她的小女儿来我家。这个女孩是她与第二任丈夫生的,是她所剩唯一的安慰。女孩长得很漂亮,也很文静,席婶非常疼爱她,邻里们也都喜欢她,常常夸赞她。然而,后来,刚刚十二三岁,她得病而亡了。

席婶身边只有她的丈夫了,可是,不久,丈夫也没了。

我不清楚孤苦伶仃的席婶是怎样度过她的晚年的,但她那忧伤、慈祥的样子曾好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又吃到了红薯。其实不是真正的红薯,而是称作“红薯干”的东西。这应该是红薯切成片晒晾而成的,不大,很硬,食用的时候,先用温水浸泡,然后上锅蒸或放在面糊里煮。所谓“面糊”,其实只是清水中煮了几粒谷子碾碎的糁,清得能当镜子照。那时,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三两谷子,有时则以红薯干充数。一切真正的食物几乎没有了,人们除了忍饥挨饿,偶能吃到的差不多只有“代食品”:麦秸、棉籽饼、土豆蔓、糖菜渣……蒸煮熟了的红薯干吃起来干干的,涩涩的,全然没有了当年红薯的香甜味

道。

《闽小记》云:红薯“初入闽时,值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因红薯赈济饥荒有功,福建人还在福州乌山建“先薯亭”以为纪念。而在我们经历的饥饿的三年,别说新鲜的红薯,就是干涩的红薯干也得之甚难。

文革时期,“串联”来到郑州。郑州街头,常能见到卖烤红薯的。看到偌大的汽油筒做成的大烤炉上摆放着大个的烤红薯,心里不禁一阵兴奋,好想买几个解解馋,重新找回儿时的那种甜美感觉。可是,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能够借文化革命的光免费走出来“经风雨,见世面”已经十分幸运,哪还可以奢望特殊的享受?囊中羞涩啊!之后我再没去过郑州,但是一提到郑州,我就会想起那汽油筒做成的大烤炉和上面摆放着的充满诱惑的烤红薯。

现在,不知道家乡的孩子们是否可以吃到香甜的红薯,在城市里则很容易便可以买到。不过,城市里的孩子们有多种多样各种口味的零食和小吃可以饱享,红薯未必令他们感兴趣。

我至今仍旧喜欢吃红薯。我并不相信它能抗癌,也不在乎它能使人长寿,只是不能忘记它曾经给过我的甜美。可是年纪大了,不敢多吃,只能尝尝而已。然而,现在再也尝不出儿时的那种滋味了。

(2011.11)

车的故事

现在的城市人,特别是年轻人,见面常说:“买车了吗?”“开什么车?”这“车”,当然说的是汽车:奔驰,宝马,法拉利,保时捷……听说,有的小孩,父母开一辆低档车接送上学,都不让把车开到校门口——丢人!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汽车大约是四五岁的时候。一天傍晚,许多孩子、大人都往村西小湖旁的山坡跑去。我也跟了去。原来,那里,一辆汽车陷进了湖边的泥泞中,大家跑来看热闹。

这是一辆大卡车。孩子们新奇地围着它跑来跑去。司机用尽手段想把它拖出来,急得满头大汗。一些村民找来撬棍,搬来石块,呼喊着使力帮忙,硬是连推带拉把那汽车弄到了干燥路上。汽车开走了,孩子们恋恋不舍地望着它消逝,意犹未尽地谈论着刚刚发生的一切,颇感失落地回到村里。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事。那时,村里说“车”,只是“旱板车”,最好也只是“花轱辘车”。

“旱板车”是牛拉的车,车体较小,简陋、粗糙,车轮完全是木制的,走起来摩擦力较大。记得很小的时候,冬天,父亲赶着这种旱板

车去姐姐家接母亲和我，三十里路程，从早走到晚。那不很圆的车轮不情愿地转动着，辗得路面的雪咯吱咯吱响，老黄牛累得直喘气。父亲心疼牛，不时停下来让它歇息，可心里又着急赶路，便隔一会就取下油葫芦给车轴膏油。就这样，等回到家，早已是上灯时候了。

“旱板车”虽然低级，也不是所有农户都有的。平素用车的时候，左邻右舍互相借着用。那时的村民，就是这么淳朴、友好。

“花轱辘车”是一匹马或两匹马拉的车，所谓单套马车或二套马车。这种车的车体要大一些，做工要精细得多，车轮箍了铁箍，通体上了油、打了蜡。由于它的轮辋有规则地钉满圆头铁钉，看上去很花哨，所以叫“花轱辘车”。这种车更不是一般农户可以有的，这是一些有骡马的人家才有的。村里有谁家娶媳妇，就借一辆花轱辘车搭轿子。新娘脸蒙红绸巾，由哥哥背上花轿；弟弟手捧一瓶“送亲酒”，坐到轿帘前“压轿”；车把式红缨鞭一甩，吹吹打打起轿了。看热闹的人们一起目送渐渐远去的轿车。那时有一首童谣：“花轱辘车，骨碌骨碌转，转呀转，转到姥姥家……”

后来，农村成立了农业社，一眨眼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都入了社，旱板车、花轱辘车也渐渐相继被淘汰了，风光起来的是胶轮大马车。胶轮马车最多可以套四匹马，走起来又快又稳。

我第一次坐这种胶轮大马车，是在去县城读高中那年。从我们村到县城有一百多里路，需要走一天半。车倌不时挥动长鞭，几匹马骎骎如飞，只听得胶轮下沙沙响，两旁的树木、田野纷纷迎面而来，又匆匆向后倒下，那感觉真好！

第一次看到汽车后大概又过了一两年，村里的人们忽然热烈地谈论起一件事来：供销社南主任的女儿南秀珍要出嫁了，父亲送了她一辆“洋车”作陪嫁。南主任原先开着一家小商铺，“公私合营”后当了供销合作社的主任，在村里算是有钱有地位的人。他女儿南秀珍生得漂亮，又是高小生，颇受人们的关注和赞赏。她找的女婿，是同村的，但现在在外地当军官，据说级别不低，不过年纪不小了。这两人成亲，也可谓强强联手，所以村里人赞叹，羡慕，激动不已。而人们最多说道的是那辆“洋车”。

所谓“洋车”，就是自行车。那时人们把这“洋车”看得非常神秘。人们传说，有一个农妇，正在地里干活，忽然看到一个人在远处的麦田上“飞”，她以为见到了鬼，吓得晕了过去，结果死了。其实那“鬼”，只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自行车渐渐在农村时兴起来。姑娘们找对象要彩礼，少不了“三大件”：除了缝纫机、收音机，便是自行车。那时，要把这三件东西买齐全，对一个工分不值一毛钱甚至倒赔几毛钱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农民家一生下儿子，就开始为他攒娶媳妇的钱。然而，就算真攒到了钱也很难买到自行车，缝纫机也一样，这些都是缺货。记得，村里一个农民骑着一辆簇新的自行车在街上转悠，一些嫉妒的光棍小伙嘲讽道：“瞧，骑着她闺女满街跑呢！”

那时常见的自行车主要是两个牌子：“飞鸽”和“永久”。农村人喜欢“永久”，因为它厚重结实，驮东西、走土路经折腾。不过还有另一个说道：“飞鸽”预示老婆会飞掉，“永久”则意喻婚姻长长久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